

# 戴國輝全集

4

〔史學與台灣研究卷四〕

台灣結與中國結

戴國輝全集

4

# 史學與台灣研究卷·四

◎台灣結與中國結

睪丸理論與自立·共生的構圖

# 戴國輝全集 4

## 【史學與台灣研究卷四】

著作人	戴國輝
策劃／總校	林彩美
編輯製作	財團法人台灣文學發展基金會 10048台北市中山南路11號6樓 02-2343-3142
編輯委員	王曉波 吳文星 張錦郎 張隆志 陳淑美 劉序楓（依姓氏筆畫序）
主編	封德屏
執行編輯	江侑蓮 王為萱
美術設計	不倒翁視覺創意
出版人	文訊雜誌社
發行	王榮文
發行所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0084台北市中正區南昌路二段81號6樓 (02) 2392-6899 <a href="http://www.ylib.com">http://www.ylib.com</a>
排版	浩瀚電腦排版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	松霖彩色印刷事業有限公司
初版	民國100年（2011）4月
定價	全27冊（不分售）精裝新台幣16,000元整
ISBN	978-986-85850-8-9（全集4：精裝） 978-986-85850-4-1（全套：精裝）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 目次

---

## contents

---

台灣的歷史與現狀	001
三民主義新釋小試論	017

## 台灣結與中國結 睩丸理論與自立・共生的構圖

寫在前面	
——睩丸理論及自立・共生構圖的建構	027
第一章 我觀「中國結」與「台灣結」之爭論	
——藉心理歷史學視野的幾點剖析	
一、我的立場	033
二、我與爭論	035
三、我看「台獨」	037
四、比較理論層次的一些問題	039
五、對台灣光復後十年的反省來看台灣結的癥結所在	052
六、「台獨」傾向鄉親們之「中國結」	054
七、暫時的結尾語	055
【附錄】	
群體的心態及群體的成長／許倬雲	061
第二章 台灣與現代中國	
一、前言	065

二、前史性的簡介	070
三、現代中國的悲劇、掙扎和台灣	078
四、中國的「慘勝」與台灣光復	084
五、民族病變的大悲劇和統獨爭議	089
六、如何展望兩岸關係的前景	106
<b>第三章 戰後台日關係與我</b>	
——尋求中日兩民族的真正友好關係	117
<b>第四章 身分與立場</b>	
——環繞台灣史研究的基本問題	143
<b>第五章 兩個尺碼與認識主體的確立</b>	
——應該加強日本和台灣史的研究	183
<b>第六章 台灣客家的認同問題</b>	
一、日帝統治下的台灣客家	193
二、猶太裔德國人史學家看客家渡台之原委	216
三、出生就必須帶有尊嚴	225
<b>【附錄】</b>	
客家文獻目錄（稿）／戴國輝編	232
<b>第七章 殖民地的傷痕</b>	
一、日本的殖民地統治與台灣籍民	247
二、資料：〈在廈門的台灣籍民問題〉	280
／井上庚二郎著・戴國輝譯	

## 【圖表目次】

〈第七章 殖民地的傷痕〉

表1 台灣籍民之分布概況	261
表2 自1917～1926年居住廈門台灣籍民數	282
表3 居住廈門台灣籍民職業別戶數	285
表4 靠鴉片生活的籍民數	286
表5 廈門及附近中等以上各學校在學籍民數	290

# 台灣的歷史與現狀

1992年7月28日至8月23日，在國際上享有盛譽的旅日學者、台灣史專家、日本東京立教大學史學科教授戴國輝應中國社會科學院台灣研究所之邀，回國進行學術交流活動。在國內期間，除參加由全國台灣同胞聯誼會、台灣研究會、中國社會科學院台灣研究所共同舉辦的「第二屆海峽兩岸關係研討會」外，還先後向台灣研究所研究人員做了四次學術研究報告，並訪問了全國台灣同胞聯誼會、台灣民主自治同盟、南開大學台灣研究所、天津社會科學院台灣研究所等有關機構，參觀了歷史博物館、故宮博物院、北京工藝美術廠，群覽了長城、十三陵、頤和園、圓明園、曲阜孔廟、泰山等名勝古蹟。進行學術交流期間，戴教授根據自己的觀察、研究與思考，著重就當前台灣島內政治、兩岸關係、台灣歷史等問題提出了自己獨特的看法。現將其主要內容綜報如下：

## 對李登輝等國民黨高層人士及島內統獨之爭的看法

李登輝基本上是具有中華民族意識的。蔣經國死後，按「中華民國」憲法，該他當「總統」。除了「憲法」規定之外，依據當時的民意，既然「副總統」是李登輝，如果把他擺開的話，台

灣很可能發生第二次「二二八」。當時還發生了國民黨主席要不要李登輝當的問題，因為他黨齡太嫩，1972年才入國民黨，這樣就發生了國民黨內部第一場權力之爭。李登輝要當黨主席，最得意的幫手是宋楚瑜。李登輝是農業經濟專家，他搞政治有一個思考，就是合理的經營。他看到民進黨起來後，一定會走向多黨政治，一定會出現競爭。因此一定要把國民黨過去的包袱甩掉，去掉「養老院」（老「中央民代」）。對於李登輝宋楚瑜來講，黨內如何整合是最重要的，統一可能是第二位或第三位的。為了國民黨求生存，李登輝要走他的改革路線。假如不先抓「總統公民直選」，這個題目就會被民進黨搶去。因為老百姓對「委任直選」反感，對「老賊」非常討厭。「總統公民直選」有一種參與感，老百姓當然很高興。在這種情況下，提出「公民直選」口號是形勢所迫。如再堅持「委任直選」，「公民直選」的口號被民進黨奪去的話，國民黨可能就會垮掉。不要認為主張「公民直選」就是要走「台獨」或「獨台」，是否可以用另外一個觀點來思考這個問題。

看國民黨的問題，不要只注重政治觀點，也要注重經濟觀點。國民黨當前不能分裂，不是因為意識形態，而是基於經濟資源太豐富，只要這個大餅在，人們就不可能離開，國民黨的黨庫跟「國庫」是一回事。選舉牽涉到台灣地方政治資源變成經濟資源。只要黨部提名差不多都能選上，因為台灣正在開發，開一條馬路，錢就會滾滾來。因此，控制黨就是控制黨的經濟資源。現在有人認為「非主流派」是搞統一，「主流派」是搞「獨台」，其實是在互搶大餅的控制權。現民進黨要求黨庫跟「國庫」分

開，將來黨庫的一部分怎麼合理化經營，李登輝可能會很傷腦筋。「十四大」後李登輝、宋楚瑜會從基層開始把黨重新建立起來，以控制國民黨的政治資源。要把國民黨變成他們的黨，而不是受李煥、關中干擾的黨。

統獨之爭是國民黨內部權力鬥爭的一個牌子而已。國民黨一直走的是「獨台」，為什麼現在到了李登輝，大家就喊得那麼響。大陸喊還情有可原，國民黨內部也在喊，這是值得思考的一個問題。蔣介石、蔣經國一直搞「獨台」，但大家認為這個「獨台」將來有一天還會有統一的可能；李登輝是台籍，搞「獨台」會走向「台獨」。這是以省籍來區分。台籍人不一定會走向「台獨」，但是現在很多人借這個題目作文章。「台獨」的種子是國民黨種下的，它自己應負責任。

台灣內部現有兩種政治文化的因素。一種是傳統的國民黨的政治文化，是喊口號。過去的「國大代表」，蔣介石要送房子、送錢請他們出來投票，以保住蔣介石的位置，保住國民黨的「法統」。「國大代表」就利用這一點進行敲詐。到李登輝時，他拒絕招安這些人，他要搞現代化，沒有必要讓這些人敲詐。在這種情況下，政治文化被下一代接下來。現錢復、馬英九、關中、宋楚瑜這些人都是留美的，他們受美國民主的影響，都有一個討價還價的心態。我在台灣，大陸籍的馬英九對我評價越高，我就越要挨台籍人的罵，挨民進黨的罵，甚至我寫的《愛憎二二八》，很多過去認識的朋友都誤解了，以為我在幫國民黨講話。這表明老一輩台籍人受到國民黨「二二八」殘殺的白色恐怖的影響很深。這種情況怎麼扭轉，怎麼克服，看來問題很多。最麻煩的是

把外省人等同於中共，這是多少年沒有克服的問題。這是台灣的政治文化，就是對外省人、國民黨的排斥，因為被壓，大家都想出頭天。

至於李登輝為什麼一直要堅持政治實體，站在李登輝的立場，在自己內部都沒法整合的時候，怎麼來搞統一。只能說服老百姓，將來和大陸統一有什麼好處，除此之外蔣經國也不可能搞統一。但是許多人認為蔣經國能，沒有這種事情，大家一定要釐清這個問題。他只能利用時間，慢慢地來說服民意，最重要的是大陸要搞上去，大陸有魅力，沒有人想要離開它。這一點是很重要的。黨內鬥爭中，李登輝想控制三個東西，一個是大陸政策，一個是「外交」，一個是「國防」。「國防」能否弄到手還不一定。李登輝基本上是有中華民族意識的。但如果「二二八」積累的省籍矛盾不解決，喊口號就能統一的話，那太簡單了。蔣經國發現不行，臨死前幾年還說「我也是台灣人」。蔣經國那樣掌握有非常大的權力的人都沒有辦法，臨死之前都要講這種話。可見國民黨40年統治所累積下來的省籍矛盾的影響。現在隨著台灣內部政治的變革，一些習慣了自己決定一切、但現已離開了權力體系的外省人，本身沒有釐清危機意識，卻到大陸去告李登輝搞「獨台」。對外省籍朋友的危機意識應該加以研究。現在的問題是，統獨爭議變成了台灣內部權力鬥爭的一個牌子，表面上很堂皇，但情況大陸朋友不很清楚。

## 對「台灣結」、「台灣意識」和「台獨」的看法

「中國」一詞從漢字的意義而言，早已赫然存在。但冷靜觀察，中國內部一直處於「渾沌狀態（chaos）」，而非近代國家意識上相當成熟的國家。因此，古往今來，中國政治家（統治階級）為保持自己的權力秩序，一貫的價值導向是以「大一統」為至上命題。中國的皇帝和自孫文以後的中國政治家，不論其黨派如何，對群眾的心理或具有地方屬性的大眾心理（草根性情結）均沒有給過精細的關懷。對於台灣來說：除了上述那種普遍性的傳統政治負面的影響之外，被「割讓」後的台灣同中國大陸完全脫離造成的特殊政治、經濟背景，逐漸形成了台灣的鮮明的地方屬性，而這種性格為多數台灣民眾有意識或無意識地支持。

1895年，隨著第一次中日戰爭的失敗，一紙《馬關條約》將以台灣、澎湖為中心的島嶼割讓給日本，成為日本的殖民地，即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統治把台灣住民和大陸人分割為兩地。從社會學的角度來說，這種割斷意味著台灣和大陸本來向近代國家掙扎的過程一起邁進的條件被割斷了。由於這種割斷，台灣住民不管在正負層面上，均不能同大陸人民在同一個共同基礎上經歷走向國家之路途。在同一路途上將發生的愛憎、幸福痛苦、喜悅悲哀的種種體驗都被割斷了。即台灣住民與大陸共享「共通」的基礎、經驗之正負面機會均被日帝剝奪。當台灣被割讓時，台灣中上層文人、知識分子和老百姓都感到悲哀和屈辱，覺得自己被當成養女送給萬惡的日本帝國主義，從而形成被割掉、丟棄、出賣的疏離心態。雖然台籍人士抗過日、流過血、拋過頭顱，但不曾

成功過。祖國又無力解救其水深火熱之困局，遂形成無奈、抱怨及自怨自憐之被迫害的「養女」屬性，或被丟棄者的情結。在這種情況下，日本帝國主義軟硬兼施地強制推行的殖民政策，使台灣民眾被分化，出現了錯綜複雜、多元的面貌。一部分人在「中國結」的主導下，回大陸投身辛亥革命、北伐戰爭、抗日戰爭。一部分人雖沒有直接投入大陸上的種種具體的鬥爭，但他們堅持認同中華民國、熱愛中國，堅持想以孫文的三民主義思想或憑藉溫和的「台灣議會設置運動」來解決被殖民之台灣的政治、經濟、文化的困境。但是更有一部分人在日本皇民化運動毒害下，喪失了自我身分認同（*ego identity*），然後逐漸接受了日帝殖民體系所強制塞給的價值體系，進一步肯定了它並走向了否定性的自我身分認同（*negative identity*）的行為，投入滿洲國、汪精衛之南京政府。許多青年被徵召入「皇軍」，成為日本侵略者的幫凶和砲灰。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戰敗投降，台灣光復而重新歸屬中國。歷史終於給了這種否定性的自我身分認同可能轉變為肯定性的自我身分認同的絕好機會。日本帝國主義殖民體系加諸殖民地人民的壓抑分為外面（指制度、政策等可用肉眼看到的或易察覺的東西）和內面（指意識層次和精神境界）二種。隨著台灣的光復，外面的殖民地體系在形式上被摧毀。台灣人面臨著兩個部分的重建：即秩序的重建，這包含了從日式殖民地體制的秩序轉而重新建構自主的新秩序，即從戰亂破壞的混亂秩序中恢復和平常態的秩序。另一部分的重建是價值體系的重建。光復後站在自主的立場，我們不應該讓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的價值觀繼續

存在，即對意識形態的東西必須對其加以批判，創造出屬於自己的，新的價值體系。在這種情況下，中央所任命的來台接收的新政府及其有關人員應該在重編行政制度的同時，更加一層努力將台灣民眾受殖民地統治所造成的否定性自我身分認同加以分析、整理然後開導，讓它能順利地轉化為肯定性自我身分認同，並促進其與全中國架構的開闊的、更大格局的中華民族的群體的自我身分認同相結合。光復後的台籍人士興高采烈地歡呼台灣回歸祖國，衷心地擁護以陳儀長官為首的祖國接收人員，熱烈地迎接國軍登陸台灣，學習國語之狂熱瀰漫了整個台灣全省之每個角落。在台灣民眾心裡，燃燒起一種喪失或迷失已久的戀母情結。因為他們已飽嘗被丟棄的失母情結之痛苦，台灣民眾主觀上努力從自我身分認同的困境尋找光明的出路。但美麗的前景不但不曾出現於台灣，反而在歷史的進程中，台籍人士卻白白浪費了難得的良機。陳儀的長官公署甚至在制度上都沒有擺脫日本殖民統治的窠臼。取代的台灣行政長官公署沿襲了日本殖民地體制。雖然當年之當局有其困難及考慮，但焦急於期許有關補償行為能實現的台籍人士們，當然深覺不滿與委屈。在這般心態下所見到的來台接收官員、軍警們的「前近代性」行為，大多是屬於惡劣者，加上「二二八」事變之發生，人們的祖國熱只好跌入冰窟之中，他們對大陸人士的心態經歷了「期待——失望——懷疑——不滿——委屈——反抗」的痛苦歷程。自我身分認同的糾葛及危機非但沒有能夠解開轉化，反而向另一個極端滑落，並沉澱於深層心理且累積下去。「二二八」風暴過後，好不容易有好轉之契機，但不多久又來了1949年末期的「政治肅清」，冤魂不但沒有來得及

散去，又累積了新的冤魂。200萬人撤退到台灣，經濟尚未上軌道，政府又正準備實施由上而下之農地改革，台灣全省籠罩在風聲鶴唳的極端緊張的政治空氣下，台籍人士的窒礙難耐的鬱積心態更累積成「冤氣」。在認知層次上本省人與外省人認知差距愈來愈大，但無管道可任其溝通與化解。儘管來台灣的大陸人士中有些人具有善意的思考與行為，但從總體上看，多數人目光如豆，只知肥自己的腰包，根本不曾考慮到在徹底打破殖民地體制的基礎上重建行政制度、重建新的價值體系，在台灣創造出新的格局。他們多數仍跳不出傳統中國政治的框架，當然就無法又無力整合新歸來的台籍社會力量及人心。光復以後十年間台籍人士的情結，由小惡、小怨的累積以及「含悲九泉與草木同朽」的冤魂，甚至於否定性自我身分認同的補償行為沒有能夠得到落實反而挫折加深的種種傷痕之糾纏淆亂，終於成為當前「台灣結」的首要負面部分。若能把它釐清的話，死結可能化為活結。

當今流行於台灣的「台灣結」之主流部分是屬於負面的。他們想從過去被分解、被壓抑的各種自我身分認同的糾葛、悶局裡面找出他們認為是適當的、統一的、廣泛的，包括一種新自我身分認同（new identity）。他們的政治詞彙叫作「台灣全體住民自決」。「台灣全體住民自決」是來源於「台灣住民自決」、「台灣人自決」之新變種而已。這是一種「擬似種族化」的社會行為，即把自己或自己所屬的集團所「敵對」或厭惡的集團，看成低下的存在並加以排斥。近代史上希特勒所率領的納粹德國以「擬似種族化」的觀點來看賤猶太人、殘殺猶太人。日本帝國主義也是藉著「大和民族優秀論」之類的「擬似種族化」觀點來看賤中國

人，施行南京大屠殺和星馬華僑大屠殺慘案為代表的日本軍國主義行為。德日的「擬似種族化」行為不但自焚還虐殺了不少他們所認為的「敵對者」的無辜難民。美國的黑人運動一直是不曾掌握到政權的「擬似種族化」的一種社會行為或社會運動。早期多為未經組織的情緒性的直接宣洩行動。當黑人運動還處於「擬似種族化」的「自我種族中心主義」的小格局時，運動始終不見有多大的開展。1960年代中期以後因持續性的壓抑，他們的領導層喊出「黑人是最好的（Black is Best）」、「黑色是美麗的（Black is beautiful）」的口號，藉而激勵黑人新生代奪回他們自己的尊嚴。他們把否定性自我身分認同經過轉化變成肯定性的自我身分認同之後，再與富於前瞻性的人類共同體主義的自我身分認同，即開闊性的自我身分認同及更新格局的自我身分認同相接合時，運動就非常迅速的展開，同時得到了白人及世界有心人士的共鳴與支援。這個事例意味著黑人運動的「擬似種族化」的社會行為及社會運動並沒有走向反面的死胡同。近幾年，「台灣民族論」者、「台灣意識」或「台灣人意識」至上主義者高喊「台灣人優秀論」、「台灣文學高水平論」、「台灣話優美論」亦可藉艾利克生的「擬似種族化」心態的顯現來看待。台籍人士的上述主張當然是長年所受委屈和壓抑的「反動（reaction）」的舉動。

任何國家、民族、社會、群體、個人，當面臨危機或歷史性轉換期時，一概會引發出反省自己的定位以及自我身分認同的重新建構之社會性需求。在台灣所興起的有關「中國結」與「台灣結」的爭論亦不外乎其同一類型之顯現。「台灣結」與「中國

結」鬧出分歧、對立甚至變為對抗性，當然意味著台灣住民對既存政治、社會、經濟結構以及當局所提示之目標不願一體化。亦即是不願在被動之下被整合的意願的另一種表現。台灣社會的當今局面本身雖隱含有某些危機，但就總體而言，開創新格局的轉機和希望是比以往40年來得適當與圓熟，很可能使負面的、否定性的台灣歷史情結轉化並昇華為正面的、肯定性的有關台灣的自我身分認同。問題之關鍵在於「中國結」架構內部能否提出更開闊、更革新、更富於普遍性理念的中國的、中華民族的、中國人的自我身分認同概念，來整合全體台灣人民。更迫切的課題是如何有效地開導「台灣結」由負轉化為正。然後再把正的「台灣結」、健康的台灣意識，與新格局具有說服力及整合力之「中國結」、健康的中國意識連結在一起，使「台灣結」走出其負面的影響，走向健康的發展之路。

關於「台獨」，用精神分析的方法看，「台獨」是一種情緒障礙症候群，是「台灣情結」負面發展的結果，是「二二八」前後台灣人的怨氣沒法發洩而形成的一種精神病。「二二八」事變和1949年國民黨政權撤退台灣後，台籍一些中產階級和知識分子因自己所處的窘境以及受到的種種壓抑甚至多方面的強行壓制而引發的委屈而開始鬧情緒。尤其是光復後受到「二二八」事變的巨大衝擊，處處看到來台接收的外省人官僚中的害群之馬的不守法、貪污、敲詐等惡劣行為，同時社會一片混亂，經濟不上軌道，大陸政局日趨惡化，國家前途一片迷茫。在這種背景下，他們一方面有疏離感，更因為認識的差距過大，又沒有足夠的時間，無法和國民黨當權者建立「共識」，也找不到自己在光復以

後的台灣社會中以及中國政局中的適當地位。1950年代上半期，尤其在1950至1953年間的「政治肅清」的風暴下，台籍中產階級和知識分子的精神境界相當苦悶，他們無處宣洩。由此他們的「台灣結」逐漸往深層累積，由小而大。其向負的方面發展表現在台灣內部是隱藏和鬱結，表現在台灣外部則是通過「台灣獨立運動」反映出來。幾十年來，「二二八」累積的省籍矛盾一直存在。現在較年輕一代吳伯雄、施啟揚、許水德等人，他們都是吃國民黨的奶水長大的，大概沒有李登輝、林洋港那一代人對國民黨的特殊的省籍觀念。蔣經國快死的時候，還用「我也是台灣人」來安慰台灣人的情緒反彈，完全遷就於台灣現實政治情況，台籍人都很高興，達到了其政治安撫的目的。但台灣意識不等於「台獨意識」。台灣意識問題，「台獨」也理不清，在自我陶醉。對這種意識，我們要讓其壯大，連起來形成中國意識，這才是正路，打壓是不行的，愈打愈不好。

「台獨」表面上看來台灣老百姓在衝，但這只是表面現象。「台獨」意識可走向正面，但也可走向法西斯的窄路。現在「台獨」的報紙在島內銷路並不好，「台獨」的「經典著作」在島內也沒有市場。「台獨」沒有把其思想理論化，不值得中共那麼怕。「台獨」的種子是國民黨種下的，對於很多激進的「台獨」分子，要慢慢消除他們因省籍矛盾沉下來的冤氣，對這冤氣不能壓。台灣大多數老百姓並不支持「台獨」，搞「台獨」只是一小部分人罷了，大部分人還是拜媽祖，到大陸看長城，遊頤和園。本省人更關心的是在政治上如何參與。反國民黨、反壓制的力量實際上不完全等於「台獨」的力量。把這一部分人壓過去搞「台